

安窩集
地

詩
疏
卷

~16
2398
2



2398
3-2

安窩遺稿卷之三目錄



詩

次詩社諸君賦落花韻十六首

初夏與人共賦

試院適值重九與鄭大受存謙共次老圃趙文

韻二首

送仲循以書狀之燕六首

奉宮邸下賜柑仍下七律伏和以進

與諸弟登東園賞春李君義仲德楠崔君具瞻

聖集亦來

次叔道與如臨聯句四十韻

上元夕次叔道與季弟季常樂倫酬唱韻八首

仲春江榭次仲循與朴令仁則敬行酬唱韻八首

首

與叔道次拙翁仲循酬唱韻二首

家大人周甲晬辰伏和 春宮邸下頌下韻庸

伸感頌之忱

謹次老圃丈賀壽席韻

祇承 睿令伏次綱目講訖後 下示宮僚韻

上候平復後伏和 春宮邸下下示志喜韻二首

除谷山翌日 特補淮陽蒼黃登途

歷宿晦溪亭舍

金化遇銀溪丞洪君慎猷

到衙後與銀溪丞共賦二首

拙翁遠來踐約與銀溪丞鼎坐共賦二首

起色亭

銀溪丞因事先歸詩以記帳二首

因 朝令設養老宴

示銀丞

示拙翁三首

疊田字

次拙翁韻 二首

復拈他韻 二首

起色亭次鍾伯敬韻 二首

拈香山韻 二首

送春

發向金剛馬上口占

連次拙翁韻 三首

新倉途中次拙翁前韻

長安寺

明鏡臺

表訓寺

歇惺樓對萬二千峯

天一臺

八潭

普德窟

摩訶衍

內水站

榆帖寺

孝養時

鉢淵

新溪寺

溪寺燈夕

玉流洞

九龍淵

四仙亭

海山亭

帶湖亭

海金剛

西龜巖觀日出

頭白津

叢石亭

楸池嶺

和川

與銀溪丞有約還官歷路直抵郵館丞以德津

祭官先往本府為示一律仍次其韻

挽李義仲 十首

送趙遂甫 德成 以副价之燕 二首

敬次家大人與老圃丈秋日小酌韻 五首

大行大王因山已卜萬死累臣不勝泣弓之痛謹

書五言十二詩竊附區區辱蟻之忱

--	--	--	--	--	--	--	--	--	--	--	--



安寓遺稿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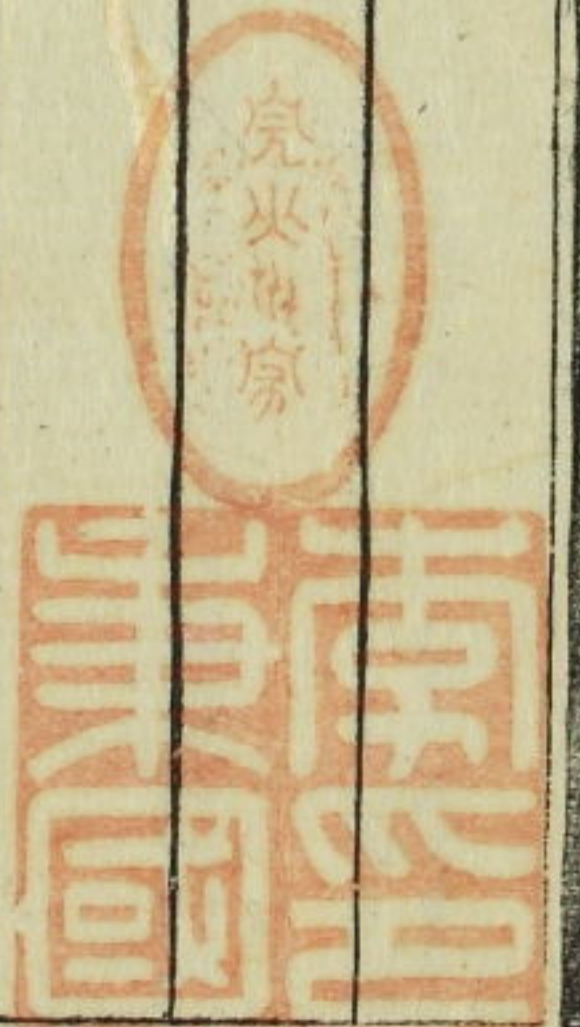
詩

次詩社諸君賦落花韻

零粉殘紅有底忙
韶華纔得一句強
翻空宛作婆娑舞
委土猶傳黯淡香
盡意開來何照爛
轉頭飄去便悲涼
極知明歲如期見
且向枝邊瀉恨腸

其二

開何遲也落何忙
絕豔由來稟不強
質委十分寧腐臭
粧虧半面亦奇香
偶狀碧落蛛絲罥
可奈黃昏蝶夢涼
收拾殘英佳酒釀
春光錢處爲澆腸



其三

萬樹能支幾日輝
悠悠忽忽漸看稀
甘爲顛倒珠光碎
肯較尋常草色肥
開處若將無限好
落來還是可憐飛
慙慙似解幽人意
故逐輕風入捲幃

其四

東皇無力駐衰輝
况復前宵雨後稀
縱被人憐猶自惱
應緣柳妬未曾肥
低徊院落離仍合
睠顧池臺繞
夏飛黃鳥亦知春
盡恨終朝幽咽傷書幃

其五

既愛其初夏
戀終別懷惆悵
幾枝空渾驚雪下
踈踈

白忽訝星流點點紅
現世已能酬令節
斂華非是畏剛風
從看物理都歸幻
蜃氣樓臺亦爾同

其六

名園佳約若相終
那意今朝瞥眼空
已落強粘芳草綠
將飛肯混軟塵紅
適來適去爭時日
奚喜奚悲任兩風
環顧一城三萬戶
幾人能與我思同

其七

愁殺狂飈特地嚴
橫飛斜走亂纖纖
飄來幾處泥塗困
散入誰家錦席添
幻影蒼茫身顯晦
餘情付與子
酸甜海桑同變
吾方悟色相俱虛爾莫嫌

其八

珠粧零落變凝嚴
遙見無痕近見纖
匆促命齊朝菌
化娉婷
暈借夕陽添
祇將洩恨呼紅友
便欲忘情訪
黑甜石火流光知
若是鏡中霜鬢我何嫌

其九

鶯歌燕語聽堪哀
已矣其開若未開
風外牽連飄絮
去空中邂逅落霞來
依依宿戀餘詩席
黯黯遺香寄
舞臺嗟汝芳神休
怛化窮新傳火自輪迴

其十

物物林林畢竟衰
孰如芳粉霎時開
文成篆籀模糊

在影入丹青
鬢來欲醉香魂猶
把酒為收殘蕊更
登臺情根愛緒知
何似惟遣衰腸日九迴

其十一

愁眼朦朧霧欲蒸
悠悠榮悴理誰憑
忽如遠道催歸
客寂似溪山入定
僧參喜多情浮玉
學不知何事點
篝燈三千結實
佗生願好逐旋風
闌苑登

其十二

馨香全減滿林蒸
淡院無聊小几憑
閱盡繁華門冷
妓悟來空色岸
登僧前緣戲蝶
同調粉厄運飛蛾
與撲燈
慧業多生消不得
朱樓猶自舞筵登

其十三

千億飄英蕩晚霞東飛西落更誰遮
章添蘇氏裁來錦色奪西姝
浣後紗映日團團仍閃閃
隨風整整復斜斜
天機大洩那能久
至理吾今驗道家

其十四

剛風陣陣破紅霞
急勢何由隻手遮
眞履依微交簇
畫去畱惆悵
捲鹵紗公狀蹴地光全破
忽若騰空影更斜
欲向西邊觀落照
一般情恨付騷家

其十五

頃刻春光片片衰
枝柯畱碧也離披
急潮滄海知呼

吸明月遙空見滿虧
縱度萬年終自化
曾無十日是堪悲
渠家賴有傳神在
膾炙長洲幾疊詩

其十六

雖令自在易沾衰
况是狂風盡力披
日檢枝頭無幾
在朝看道上
奈多虧歌臺舞榭難爲別
月夕煙朝易作悲
回語丁寧畱後約
明年花發更題詩

初夏與人共賦

殘書漸覺味無窮
咀嚼年來坐卧同
小砌新經紅藥
雨短牆初拂綠槐
風人生已老悲歡際
世故相因得失中
雙眼逢君青共拭
深樽碧酒且成翁

試院適值重九與鄭大受存謙共次老圃趙文韻

黃菊丹楓滿苑香彤庭袍笏帶微霜須臾警蹕雲
間出 黼座高臨仰太陽

其二

天門早闢 御爐香二百青松曉踏霜虛度佳辰公
莫歎登高他日亦重陽

送仲循以書狀之燕

一領羊裘一蒯綏爾能今作薊門遊少年不負桑蓬
志山海關頭快騁眸

其二

前年吾作義州行恨未輕過鴨水程去矣壯觀天下
大多君一着勝於兄

其三

草河青嶺最難過傳誦 寧陵一曲歌風雨至今應
似昔東人到此恨如何

其四

金元以後又今清此事中州最不平治亂興亡由氣
數未稍夷夏孰輸贏

其五

使事都憑象譯辭
誦詩三百復何爲
雖然檢察惟吾
分隨處清嚴以自持

其六

弘濟橋頭正落暉
莫教着睫見幾微
我將春酒待君
至兩雪須更楊柳依

春宮邸下賜柑仍下七律伏和以進

厥包遙自鹿潭鄉
正色團團幾箇黃
紫極每年來
土貢 青宮是日出珍香
不遺舊屬 恩私重實
既中心感佩長
玉液瓊漿能得似
仙枝分許小人嘗
與諸弟登東園賞春
李君義仲德楠崔君具瞻

聖集亦來

忽已逢春暮
悠哉對夕暉
明朝鑷白幾
浮世拭青稀
且酌百花釀
仍攜二子衣
風情於此足
鐘動莫言歸

次叔道與如臨聯句四十韻

曾中盤礪礪澆酒
詎能刪增益緣窮
尾浮囂任誚訕
漆憂徒自惱
哀涕爲誰潛
世事多迷局
身名欲歇關
慵難心府管
衰易目官瘵
養食猶能果
蓑衣不害探
潭龍神或躍
檐鵲語何喧
衣影雲初變
弓形月已彎
債車千古轍
危浪幾回灣
學似磨驢踏
身疑化鶴還
榮枯觀閱劫
成毀悟循環
雞陌朱馳轂
鸞峯翠獻鬢

行將歸畎畝聊復寄塵寰憂或能成玉愆無可贖緩
愛鷗盟已歎憎鳩罪堪輟論契存琴匣防身撫劍環
薰蕕元異臭鵬鷃肯同班畸跡甘三黜 思綸感幾
頌風波魂幾悸霜雪鬢雙斑悲慨多燕趙紛爭任觸
蠻石癯應素質松老自蒼顏聃道方知止洵文謾辨
姦塵根思翦棘交誼恥遺管頽俗終難挽前脩迴莫
攀箕規標正直夷躅起貪頑有計尋初服無錢買好
山果忘何必簣大隱不嫌闌默見存皮裏焦灾笑乳
間任真居是易畏影步逾艱舊習傳揮麈春遊近秉
簡島高能避繳驥老豈踰閑斲槩畱緣素桑榆愛景

間芬華人易醉辭令孰爲媚晦迹應無嫉清心詎患
癩祇憐堂處鶯多感籠開鷗巨屋神明瞰靈區造物
慳岸菱行看嫩蒼雷卧聽潺少壯常圖遠推頽自笑
孱浮榮徵塞馬芳餌歎河鰓息補吾猶勉其如髮已
鬮

上元夕次叔道與季弟季常

樂倫

酬唱韻

踏橋佳節世奔波人物年年較幾何鐘越凡宵流響
遠月憑他望放光多床書一任蕭條卧杯酒猶非寂
寞過生老昇平如是足懷魂不復到金珂

再疊

荏苒流光逐逝波新春鬢髮更如何
經來浩劫風霜劇沾得
仁天雨露多幻態白衣千變見
浮榮黃黍一炊過
超然歸卧東山志已自當時佩玉珂

三疊

新醪灩灩綠如波欲遣牢騷不醉何
自是峨洋知我寡從來書劔誤人多
諸兒婚嫁關心在浮世榮枯瞥眼過
江曲全軀爲聖諦至今追悔早鳴珂

四疊

平地懷襄揔惡波尋鄉何處是無何
連宵桂魄知盈損送歲梅香問少多
九死十生渾造化百奇千怪盡

經過名途覆轍昭昭在猶向金門競曉珂

五疊

幾曲羊腸幾疊波前頭歇泊在於何
機心不待參禪息憂患終緣識字多
垂釣江干惟我適張羅門外夏誰過
熙來穰往皆趨利傾奪奚徒紫陌珂

六疊

誰能砥柱屹頽波清濁同流奈運何
鑷白鬢邊餘者幾借紅顏上醉時多
安危裏面猶三感名利關頭肯再過
從此田間歌聖澤披來野服勝朝珂

七疊

驚舟飄蕩任風波禍福其如造物何十二宮中推命
罕五千言裏養神多華方就實宜收斂口或興戎豈
放過城市江湖參半計低徊非是戀鑣珂

八疊

斷送前波又後波囂囂時象果緣何嫌疑盡向杯蛇
積聽說徒傳市虎多物外烟霞懷獨往塵中日月媿
虛過從來泡影徒歸幻底事奔忙待漏珂

仲春江榭次仲循與朴令仁則敬行酬唱韻

江上逍遙有小臯幽愁滾滾倒紅醪閱來百變仍垂
老了盡千緣或近高散木當春猶雨露虛舟竟日任

風濤如今更與沙鷗絕先着坡翁是我曹

其二

春來花柳待前皋小醉猶傾歲後醪雲路輸贏千局
換江湖憂樂一樓高途窮未必無閒地風急何能有
靜濤世既棄吾吾亦棄不妨漁牧與爲曹

其三

春寒雖峭異冬嚴種種風光入捲簾已泮江冰全體
活將舒岸柳幾絲添鷺猶物性參新契燕亦人情傷
舊簷多少幽憂排遣處空同詩集與君拈

其四

蟄伏江廬自束嚴竹扉深處下蘆簾夢魂那復青雲
到鬢髮居狀白雪添漁子生涯春水渚故人情話夕
陽簷哦詩亦自窮途戒多負年來醉筆拈

其五

鶴長鳥短苦難齊萬化紛紛醉眼低從古名亭閒者
主祇今殘局幾人迷栽花種竹新經濟臨水登山漫
品題惠好匪他兄弟是墳箴隨處每同携

其六

天下終難物我齊孰爲高者孰爲低利關透得身應
歇本地澄來理不迷交有炎涼窮後見詩無工拙醉

中題近郊淹跡非長計樂土何時盡室攜

其七

夤緣當日廁朝端渠智初無効一官雖死豈能忘簡
策不疴猶復懶衣冠長歌痛哭真先獲物態人情已
熟看全保私門皆 聖渥瞻天惟祝萬年安

其八

嚙舌千端又萬端長時憂慮用心官謫奚自至曾懷
璧悔亦難追未挂冠老眼漸憐花片眩春光試把桺
枝看身非勇退還成退飲啄田間信所安

與叔道次拙翁仲循酬唱韻

窮居寥落久離羣空谷是音喜見君江闊前宵微有
雨天晴遲日澹無雲正當酒熟簪仍合旋恐花開袂
欲分皓首襟期相與照論文非直在詩文

其二贈如臨

奇氣崢嶸遠出羣紛紛餘子孰如君身更六月方圖
海樹到千尋始拂雲身外聲名終是累世間歧路許
多分善行自古惟無跡須讀牀頭老氏文

家大人周甲晬辰伏和 春宮邸下頌下韻庸
伸感頌之忱

和風舞綵氣氤氳花甲弧辰喜懼新不料 瓊章頌

貳極更疑仙醞降三神 睿恩倍侈歡娛地 壽化
有流寂寞濱眺去笑來誰所賜吾 王仁覆藹如春

謹次老圃丈賀壽席韻

弧筵供笑子孫同吉慶吾家賴化翁劫後蟠桃猶未
老春來壽曜更方中寸心只喜重回甲百口何論久
轉蓬 宸翰 睿章俱 寵渥皇天元自扇仁風

祇承 睿令伏次綱目講訖後 下示宮僚韻

講說 离筵歲月侵續麟遺史幾研尋幽柯不遠森
如昨殷鑑斯垂式至今未可興衰皆委命最宜治亂
反求心周而復始方融會然後編中燭理淡

上候平復後伏和 春宮邸下下示志喜韵
月令回青帝天和復 紫宸 离明誠所格 邦國
慶維新樂奏方中日丹成不老春含生爭舞蹈喜色
溢無垠

其二

後甲符前甲於休頌賀均 高齡由大德翼日賴明
神何幸聞鐘鼓相欣告措紳 膺章拚和地祝 聖
効封人

除谷山翌日

特補淮陽蒼黃登途

西州 除旨換東州到此情踪不自由 斥補伊榮

還越分廉防都壞奈包羞素稱善地吾何薄亦有名
山眾所求最是離親無限戀長程一步一回頭

歷宿晦溪亭舍

東出都門五馬催溪亭斜日暫投來銀臺通 命臣
情隘鐵峽爲官 聖度恢少憇猶能臨水石壯遊行
且入蓬萊雖狀百里分憂重何以圖酬愧不才

金化遇銀溪丞洪君慎猷

暮食行裝薄暮停孤邨柳色雨冥冥洛城暫別如經
歲驛路長馳每犯星可耐風塵雙鬢皓忽狀萍水兩
眸青宦遊東峽君先我話到金剛仔細聽

到衙後與銀溪丞共賦

江勢縈迴嶺勢斜淮陽都護此開衙繡衣曾踏重關
雪墨綬今看絕峽花再度客遊應有數十年人事劇
無涯公餘閒閱題名錄太守能詩問幾家

其二

楓岑秀色笏邊斜高臥關東最僻衙長日抵年惟聽
雀暮春當閏始看花身謀艱脆難爲地恩補陶鎔
亦溢涯常恐入林林不得今成吏隱便忘家

拙翁遠來踐約與銀溪丞鼎坐共賦

靈區飛鳥趁花時訟罕公庭白日遲銀驛病丞行故

挽玉川詩老訪如期三人聯唱鍾相叶萬壑爭奇畫
可移意到忘言鄰太始茲遊肯許俗流知

其二

月下花前笑傲時一旬畱飲未爲遲桂林出宰應前
定楓嶽尋真又後期境是寂寥還跌宕事雖牽掣或
推移風波飽閱今華髮獨抱希音有孰知

起色亭

提携數客與憑皋山水仍拋簿牒勞漁艇盪過橋下
淺名亭着在柳陰高他鄉合席真奇事仙峽分符亦
盛遭鐵嶺孤雲欄外直青驄回憶少時豪

銀溪丞因事先歸詩以記悵

此地重逢正幾時
黯懷眷睫兩相知
雲隨驛路蕭蕭
騎花泛官樓
灩灩危求日
若爲消遣法
淡宵謾寫別
離詩
疎慵信息人
如問須說東來鬢益衰

其二

入山幽約晦初時
先對菴僧說與知
公事優閒頻倚
枕
春愁撩亂細傾卮
名區吾已隱於吏
當世君應作者
詩
向夕狂風吹夏急
一心唯恐杜鵑衰

因朝令設養老宴

八九旬齡十七人
鳩筇次第各登茵
幾多部屋劬農

日能及官厨享耆辰
恩是從天資二品
禮仍遵古

酒三巡爾等亦知同慶否
吾王壽考太平春

示銀丞

滿院梨花送客時
陽關春恨我偏知
緣何徑去仍投
轄
未可催分夏
勸卮多爾縱橫三
味筆與誰酬唱十
年詩
相看已是桑榆境
猶幸風流兩不衰

示拙翁

栢樹參差繞火田
峽官無事自蕭然
輕輿每向看花
岸
綠酒頻開秉燭筵
過去雲泥都幻境
竭來山水是
仙緣
就中政合鳴琴坐
但愧吾非宓子賢

其二

消過交州十日暉
花開未幾又花飛
寂如山寺觀書
穩名以官家聽訟
稀入峽尋常治蠟
屐還郊早晚製
荷衣飯餘午睡仍
成習千古希夷一
體歸

其三

闌干騁眺到斜暉
樓雀啾啾客飛
山裏陰晴相與
半日邊消息可堪
稀當春邑事惟分
糶垂老仙遊欲
振衣自幸人呼楓
嶽主時仄不熟敢
輕歸

豐田字

於物慈悲乃福田
蒲鞭不試豈徒然
可憐白骨猶徵

布只慰鰥顏暫設
筵民社自非恢刃
手煙霞偶是佩
符緣西津餘項今
鱸膾何獨江東爾
自賢

次拙翁韻

多荷詩翁一騎尋
公餘消寂每花林
窮途不捨元高
義仙境相隨亦好
心千里未須愁日
暮百杯猶可答
春溪知吾十駕終
難及強欲聯酬苦
費吟

其二

無端人事劇侵尋
那意飄蹤落桂林
到老已諳觀世
術分憂還愜入山
心不知衆誦緣何
積實仰君恩
到底溪屈汲當時
殊所遇臥治應亦
勝行吟

復拈他韻

山靜句回太古遙
民如野鹿豈煩招
蓼苗或迸火耕
岸魚沫時跳雨灑
橋自媿吏治無寸長
從知世念有
分消吟髭對撚俱衰
白花笑罇前一任饒

其二

此去桃源定不遙
依依雞犬若相招
神超剌剌三千
界夢懶繁華廿四
橋樹色漸排花片
潤嵐光細入日
暉消仙官計活猶
煙火磁碗連朝柏
粥饒

起色亭次鍾伯敬韻

獨愛官居特地清
新來春腳有何行
讀書於此惟求

志抱瑟子今孰審
聲谷口已聞黃鳥
至隴頭堪悅白
雲生斜陽且許餘
盃倒醉後頽然
太守情

其二

高樓晚眺喜天晴
倒着紗巾負手行
飄雪梨花千萬
點微風燕子兩三
聲仙遊屈指尋山
近世故回頭逐
日生素癖耽閒
閒府得化翁應是
料人情

拈香山韻

適此攀桓桂樹叢
怪吾窮跡未全窮
鈴軒着在神仙
窟石屋依然太古
風寂是良方堪入
定咄惟浮氣豈
書空初來漫筆非
真境一語應難海
嶽中

其二

林淡白日虎嘯叢東峽行龍到此窟向夏農功須麥
雨經旬客恨送花風來裝太簡書猶在供卓雖貧酒
不空苟使眼前無世累何妨朱墨卧山中

送春

風飄兩驟若相催為餞韶光強進盃朔得餘分猶倏
忽功成元序豈低徊如人萬里終當別何處千花更
得來回顧綠陰佳景在芳園明日小筵開

發向金剛馬上口占

環峽鶯聲近午天尋山初路轉和川林花早晚憑僧

牒石磴高低信馬鞭遙嶂半沈蒼霧外孤邨多著白
雲邊壯觀五十斯行最何等瑰奇萬二千

連次拙翁韻

遊賞初非待日晴纔乘公暇始山行野芳競發峯添
色谷籟相傳澗合聲何處能躋極樂界明朝方對眾
香城華人亦有生東顧而况如今地主情

其二

谿流奔處小橋通往往枯松倒挂空敲埃屢逢百里
內病驂艱到萬山中餘花尚在憐春殿栖鳥爭歸覺
日窮遠道渾忘行役苦聯鑣何幸伴詩翁

其三

籃輿隨意去閒閒度盡巖川幾曲灣
虎跡尋常畱路側
翼歌斷續送雲間
新詩各誦還癡癖
小酒頻傾更
好顏
咫尺蓬萊行漸近
羣山幾處待吾還

新倉道中次拙翁前韻

意著金剛睡未闌
平朝秣馬向前巒
曾中草木如能
刻望裏煙霞若可餐
正值濃花開處入
應優名畫揭
時看磨暉嶺上遊
眸地雲氣蒼
朕起指端

長安寺

山是吾東第一區
平生奇絕辦茲遊
地從開闢妝僊

洞雲在虛空
護佛樓縱爾詩成難
逼寫茫
朕心醉未
全收長安錫號
知何意西望浮雲欲有愁

明鏡臺

俯鑑澄空一曲渦
爲開眞面撥繁蘿
妍媸盡照如渠
少拱揖相迎向我多
自是癯容能特立
初無點滓豈
重磨已於初境
驚神魄未可前頭
放意過

表訓寺

揆勝三分未一分
緣谿細路屢穿雲
坐來積氣迎新
矚到處奇形
愜舊聞黃鳥飛
稀巢鶴效杜鵑
飄盡藥
苓薰山中古迹
因何識老釋
從傍略有云

歇惺樓對萬二千峯

樓前呈露總奇峯起起蹲蹲正幾重返照碎明紅躑
躅遙空秀出白芙蓉一元造化於斯盡七寶莊嚴未
足容指點虛無雲外路御風如躡列仙蹤

天一臺

看到斜陽懶下皋恐教全局漏纖毫坤維持插精神
別天極長撐骨格高壯矣三韓應擅美方之五嶽或
爭豪仙遊最數楓丹節後約丁寧語梵曹

八潭

萬瀑源頭卽八潭洞天形色碧於藍被誰迫逐爭流

疾爲爾沿洄盡意撥白日長看生急雪青巒無暇作
霏嵐神龍所宅餘威在聲撼山中幾箇菴

普德窟

雲樹交攢莫辨源尚傳菩薩掩山門出家不識緣何
事入窟其能淨衆根境絕我聞如是到塔幽禪訝至
今存鐵絲銅柱爭攀上寂處遊人便作喧

摩訶衍

東看興盡復移西山氣眸光兩不迷無偈或將朝暮
遇衆香如可後前攜巖雲澹澹千因遠蘿月娟娟萬
籟齊一壑一丘皆定價經來淵老幾篇題

內水帖

醉御剛風石棧登下臨平地幾多層內山光景復更
失東海波濤造次憑袖礙林時驚澗鹿輿懸空處信
巖僧毗盧絕頂畱餘憾豈是吾衰力不能

榆帖寺

五十如來儼上方六時鐘磬進齋香泛從天竺靈身
現創自新羅慧劫長古石談真鳥井側歸雲愁路鶴
臺傍空門燼亦成虧運卧聽虹橋逝水忙

孝養時

山遊強半在危途好事終難兩美俱側地二分愁足

失去天盈尺覺身孤登巔藜菜偏多賴歷坂藤梢一
任紆海面金剛來點點關東何處不蓬壺

鉢淵

過嶮逢夷興不疎卸輿磐石燕居如諸峯露面雲開
處全壑添神日漏餘馳瀑徒傳僧戲在入山誰遣俗
緣虛獨憐楊老真仙骨翠壁飛騰大字書

新溪寺

盡力行行不盡崖尋常林露半侵鞵大同小異僧庵
是百折千回峽路皆雪裏開花寒煖錯雨邊生日晦
明乖棲遑關外霜顛客海嶽冥按儻謂佳

溪寺燈夕

西域光明最佛缸流來習俗亦吾邦傳燈海外曾分
幾成市人間孰計雙每歲繁輝偏洛社今宵孤點伴
禪窗客中所慰官醪在澆得牢騷數寸腔

玉流洞

白雲深處亂山包綠水淙鳴遠籟交被以瓊瑤元自
潔投之泥滓豈曾滄縈回洞有無窮岸暎發花餘未
了梢縮地假令京國近價增三倍孰虛拋

九龍淵

名瀑吾東似汝稀九龍於此祕神機瀉河碧落千尋

挂噴雪丹崖幾點飛眩晃移時初定魄喧逐盡日自
生威曾聞魔戲多緣兩何幸天晴滿願歸

四仙亭

宜笑空嘖抵翠蛾奇峯不足又瓊波四仙丹壁千年
字十里青松一色羅蓬島精神猶蘊小錢塘佳麗豈
誇多洄沿我且遊三日夏引蘭舟滌壁過

海山亭

有是名亭表嶺東於焉吾眼未爲空橫臨瀛渤尋常
內回顧蓬萊莽蒼中翰墨伴來官酒碧衣裳深得海
棠紅高城最說神仙窟山水雙兼孰與同

帶湖亭

澹泊丹青短小簷汀雲沙身過纖纖綠林盡是開顏
樹繞岸無非濯足巖構比海山雄或遜架臨湖水妙
應添乍憑亦被詩情惱醉拍吟肩兩不嫌

海金剛

世外奇觀海上舟依然皆骨似萍浮時分水陸元同
體氣間乾坤正對頭己自六鰲擎處立應經五石補
餘畱蓬窓指顧還無暇却怪塵蹤到十洲

西龜巖觀日出

射自扶桑漸向昕導之黃道有紅雲玉輪緩轉霞收

暈銅鏡初開水漾紋固已無私天下物最先容照海
東分須與更進三竿許全體逾光絕點氛

頭白津

瀛嶽雲煙翠滿衫奇遊多賴左遷銜問津頭白名何
異去國心丹跡則凡詩老聯驂山日路漁人採鮓海
風帆京書每恐添他惱置案更時始發緘

叢石亭

怪底叢叢六面形到茲疇不叫奇經歷來揮霍夸娥
手賴有扶持海若靈倒插難容鯨噴撼高撐惟許鶴
巢停看渠判是先天礎試問鋪舒幾箇亭

楸池嶺

危哉楸嶺截雲還斯下微茫摠海山客子興餘鰲脊
上僕夫心盡馬蹄間略收仙境東西勝盡閱欹崖八
九艱情盡欲成溟嶽帖行遊何似卧遊閒

和川

兜攬羣奇意自忙使君無乃太顛狂川聲似若還衙
促雨色偏於入境長旬五日遊今始返萬千峯影更
何忘古人亦有并州戀吾以淮陽視故鄉

與銀溪丞有約還宮歷路直抵郵館丞以德津
祭官先往本府為示一律仍次其韻

君馬胡然不少遲吾州待我亦云奇只要踐約投山
驛巧值分差赴水祠惆悵今宵那可遣差池數日更
為期顏雖未接神先會詩帶書來一諷之

挽李義仲

孰為彭者孰為殤今古滔滔盡北邙生死昇平君豈
憾吾非太上未能忘

其二

君頭已秃我毛皤文字中間幾切磋解到眾人難解
處常言學得可洲多

其三

大抵文人命與仇如非窮厄卽貧憂晚來一飽松羅
飯猶勝陳三凍死不

其四

混跡鳥溝豕柵間時從飲博送餘閒市闌自可逃名
姓好隱由來不待山

其五

讀書聲似唱歌聲間雜滢滢涕泗橫燕趙之悲蕪楚
怨其中或有不平情

其六

人以文爲文以詩千秋應有子雲知知之自在詩文

外只取詩文未是奇

其七

季季招集最花辰酒後風流一任眞才與不才間欲
處漆園齊物豈其倫

其八

嗟吾飄泊似殘黍覆雨翻雲總幾番貴賤交情今乃
見任安高義爾惟存

其九

交州一路走蓬壺松老歌詞唱送吾縱有新詩無與
說緣何忙事不須與

其十

許多人世苦因緣一臥青山若蛻蟬從此匠斤難試
聖空餘落月屋梁懸

送趙遂甫德成以副价之燕

百三十載亦支離別語燕山便不奇已道乾隆皇帝
老猶煩冬至使臣馳華夷送運終何定彼我殊形竊
自悲師旅如今兼土木回中消息細揆之

其二

不日星輶遠出疆歲華行色共堂堂龍門再冠真穿
葉鴨水纔過卽望洋北地提封何莽蕩東儒心目政

恢張閉門辜負城西別獨伴寒梅候一陽

敬次家大人與老圃文秋日小酌韵

金神方按節志士易悲秋鴻鴈隨陽遠蛟龍蟄海幽
推遷終物理流坎自吾愁憐彼黃花性凌寒耐久留

二疊

率爾還成會於焉以餞秋園松霜後勁庭鶴雨中幽
底事能開咲惟詩最遣愁風流前輩盡公獨魯靈雷

三疊

流光不我與瞥眼又經秋葉脫林逾淨花寒圃更幽
天機方殺物吾道孰非愁消長嘗觀妙林頭大易留

四疊

小酌仍終夕清篇不負秋風波
蟻弩急門巷雀羅幽
過境多生悔殘書未了愁沙鷗
應待我湖上宿緣留

五疊

許大三千界行將五十秋任佗
窮且厄安此靜而幽
身外皆為累眉端豈挂愁多慚
朝籍上名姓至今留
大行大王因山已卜萬死累臣
不勝泣弓之痛謹

書五言十二詩竊附區區尊蟻之忱

顯承 謨啓後 授受事光前曆數歸殷及謳歌屬

夏賢衆陰寧翳日 一德克孚天倚我 三宗脈終

成萬世延

其二

奉 先宸孝篤事事必 躬行 園寢儀無闕 宗
祧祀孔明小心惟盡愆暮境益虔誠東海推為準
鬼乎不可名

其三

長樂承 文母勛萃在女中 三朝誠匪懈一國養
仍隆頻舉揄揚典彌彰 翼佑功堂稽煌二字 孺
慕寓無窮

其四

北苑增墳地 三皇合禘時 先謨光繼述 人紀賴
扶持崇報應 無憾流傳永 有辭兩賢陞 聖廡此義夏
昭塋

其五

往者稱兵亂 天戈一掃揮 安危凜 國勢敘活運 神
機餘孽終難化 王章夏用威 春秋鑑錄在 前後日
星輝

其六

王政先皇極 亶由保世臣 血誠調異論 革面勗同
寅 義理元公案 陶鎔共 化勻大哉箕子道 允矣

聖人遵

其七

赫臨聰睿智 參酌帝皇王 思欲兼堯舜 功惟陋漢唐
執中裁制度 御下摠權綱 宵旰勤如一 治成亦不
遑

其八

無告生民疾 如傷 丙枕憂奪閭 申禁令均役 集謨
猷 四境皆安堵 三農又闢疇 邦寧由本固 惠澤溢
芻流

其九

九旬瞻 聖壽五紀賀 君臨 耆帖光先後 徽
稱越古今東方長篤慶北斗幾傾斟必得兼斯四
洪休百代欽

其十

付托 宗祊大 神孫繼 聖君八方四重頌 貳
極萬機分 國本逾增固 宸心已倦勤逍遙宜晚
暮何遽列周鼓

其十一

萬歲 珠丘卜 寧陵舊所封龍盤依儉麓象設隔
鶯峯地豈東西異 靈應左右從入承同濮邸 廟

號上 英宗

其十二

萬死皆臣罪再生荷 聖慈絲毫曾未報 弓劍奈
難追普切崩天痛偏滾沒世悲下從嚙莫遂血淚忍
題辭

安窩遺稿卷之三

安窩遺稿卷之四目錄

疏劄

辭副修撰書

辭正言書

代家大人辭免相職劄

請寢 嚴教仍附私義難安疏

玉堂請召還前贊善宋明欽劄

冬雷後玉堂陳戒劄

荐雷後玉堂陳戒劄

辭副提學疏

辭禮曹參議仍辨前吏參徐命膺論通清疏

辭大司成疏

請罷湖南隊船兼附私懇疏

陳情乞遶湖藩疏

辭戶曹參判疏

辭吏曹參判疏

辭右尹仍辨韓鎬凶誣疏

辭都承旨兼陳情疏 未徹

安窩遺稿卷之四

疏劄

辭副修撰書

伏以臣之一第特猥耳身在韋布而 宗國之念銷
鑠不得性雖樸素而公車之業拚棄末由黽勉應舉
僥倖策名不意我 大朝殿下屢命入侍 溫諭鄭
重才應放榜卽有陞六之 命未付六品旋擢玉署
之職不俟終日 恩數稠疊此實夢寐所不到者臣
誠恟恍駭惑不覺感涕之被面也噫朝家用人最重
文官文官之職弘錄爲首而置之清嚴之地畀以啓

沃之責由是而君德闕遺可補也廟議得失可言也其爲任至重故其爲選絕嚴前輩之通籍而登朝者或數年而錄或十年而錄間或有當年之錄非峻望則不可而至於中批之除又未嘗數數有也若臣不由乎本館不由乎都堂而朝唱金榻夕登玉堂有若虛席而待臣者則華廡之驟躡如臣者古未之聞焉眷顧之夤絕如臣者亦未之見焉誠不知童駮小臣何爲而得此非常之恩也雖使真箇文學之士當之猶且惶愧不知所出如臣者尤何足道哉況今我大朝月三開筵聖學采高聖志益勵

是誠千載一時之嘉會也此時講官視前尤別目下人才雖曰眇朕苟求其愈於臣者則何患無人而乃以臣年少新進者未及循序而超擢之臣雖欲竭其所存感激圖酬以副萬一之責而臣本少而失學仍成荒嬉舉子程式之作每不成樣經生記誦之言多未窺見尋常文字往往有難曉者其空疎蔑裂之狀據此而可知則橫經論難非臣所可能也因文釋義非臣所可爲也臣若自知其所不能自掩其所不爲揚揚冒出若固有之則是欺心而欺人也臣豈忍爲此哉昔宋臣蘇軾擢科之時英宗卽欲授知制誥魏

公韓琦以爲他日自當爲用今驟用之則士未必以爲然英宗聞而不拜以軾之文章才學而當時老成之言猶如此以臣比軾不啻天淵而今之館職卽古之制誥也軾之不得於英宗者臣敢得之於明主其爲臣榮耀則極矣誠恐有累於我聖上則哲之明而日後無窮之弊亦未必不由於臣此臣所以俯仰跼蹐寧被違傲之罪不敢爲進身之計者也仍念臣家世襲簪纓暨于臣父遭遇聖朝受知最深致位上相一門諸人後先立朝卿列侍從錯落相望爲世所稱指而臣又以臣父之子夤緣幸會濫廁經幄

則滿盈之咎亢極之災可立而待耳爲今之計惟有辭避榮塗退守拙規以爲一分自靖之道而已區區此心可質神明臣何敢假辭張皇以效飾讓之例套而難以目前事言之自古論思之臣與廟堂曰可曰否不無參差於其間臣父旣在揆地臣忝居是職則經筵之官雖無相避上下論議嫌疑多端臣之不可出者於此而益可決矣縮伏屢日恭俟駁正而迄未有聞連違嚴召尚靳例勘而悚蹙采切適值停朝書控無路一倍惶悶如負大何今始祇詣禁扃之外仰首鳴號於貳極之前伏乞邸下俯垂諒察

將臣新授職名亟 賜鐫削俾令官方無濫私分粗
安不勝幸甚

辭正言書

伏以臣於日前受暇辭 陛未及離發我 大朝命
解館職 辭旨懇摯前之所以 特除惟 聖上恩
也後之所以順遞亦惟 聖上恩也此真無往而非
聖恩臣雖塗肝腦而赴湯火將何以仰報 聖恩之
萬一而迺者諫院 除旨忽下於省掃母山之時
恩榮所被松檟動色臣於是手奉誥書瞻望 瓊樓
益不勝感惶之忱也嗚呼臺閣國之耳目也廟堂有

爲而臺閣論其得失廟堂有事而臺閣爭其是非凜
然有與廟堂相抗之意故從古廟堂家子弟未嘗居
臺閣之職而行臺閣之事此固事勢然也會在 先
朝文簡公臣金昌協拜臺職以其時首相之子連章
冀免末乃依范祖禹故事力辭不居至今士大夫傳
之爲美談昌協之文學經術言議風采何官不宐而
乃於諫官猶且引嫌如此蓋其處義誠有所據而亦
豈非垂則於後者乎今臣父方在首相臣又忝叨是
任臣之不及先輩雖萬萬目下難優之義適與同焉
則臣之不得爲諫官此可決矣况臣 特拜館職之

日大朝有教曰柏府薇院其父首揆則雖除曾無
行公之人此實出於我 聖上曲諒之至意而臣竊
以爲臣父居相職之時臣不可以僥冒臺職欽誦
聖言銘佩不忘曾未幾何遽承匪分之 除此不過
銓曹偶然檢擬致有 恩點之誤加耳仰惟 日月
之明雖或一時之遺照天地之仁必有終始之卒惠
則如臣情勢不待臣言之畢空蒙繫帶之褫而若其
庸懦瀆劣不稱臺職之實僣屬臚語臣何必覩縷竝
陳以添瀆擾之罪乎且臣多日在野重觸風寒頭疼
體束證情頗惡鄉居冷落調治失宜委席泔泔望斷

復路茲不得不略構文字縣道控籲跡涉偃偃爲戾
益大伏乞 卹下俯垂諒察將臣新授臺銜亟賜鑄
削因令選部勿復照擬公私千萬幸甚

代家大人辭免相職劄

伏以臣於再昨夜晉對之際忽承相職重拜之 恩
繼而翌朝朝參有 命事會猝遽他未暇顧雖不得
不顛倒暫膺臣心媿恐終難自恕念臣以才則萬萬
無似以情則萬萬難安中書重任自知不稱受 命
之初非不欲力辭乃已分義是懼微守不固冒沒承
當迄過半載終未能建一言畫一策以贊我 聖上

平明之治臣之不職之罪不專在於近日事而已因
此免相匪罰伊榮臣竊喜却却重負優遊散局曾未
幾何新命夏縻不但以臣代臣位序反復進焉臣
誠愴恍驚惶終不敢以副急一出為因仍躡冒之計
况臣與其時元輔首尾周旋出啓入奏無不同焉凡
有咎責宜無差殊而臣及左揆只止解任元輔重
譴尚今自如乃者復拜之命獨及臣身臣若幸
王章之姑違恃恩寵之偏蒙揚揚冒膺無所顧忌
則臣實自媿人謂斯何區區處義終難放倒今日賓
對末由承命跡涉偃蹇采切悚感茲構短劄仰瀆

崇嚴伏乞 聖明俯坐諒察將臣職秩亟 賜鑄免
以存廉防俾安賤分焉取進止

請寢 嚴教仍附私義難安疏

伏以臣即伏聞俄者賓筵 聖上以臣民之不信不
從 飭教嚴重乃有關係軍國外凡諸公事限今月
勿為酬應之 命臣雖未得其詳而驚惶之極誠不
知何為而至此也夫臣而不信 君命則繩之可也
民而不從 君命則罪之可也顧何必過自煩惱以
致 淵衷之不平乎臣於昨日 法筵敢以喜怒哀
樂未發謂之中仰勉 前席至承是矣之 教如臣

蒙駭之言何足有概於上意而以殿下擇堯之盛淡示虛襟之色臣方滿心欣幸攢手祈祝才經一宿又未免辭教之過中殿下之苦心至意臣豈不知而終有欠於大聖人中和之德臣誠死罪竊爲之慨然也惟聖明亟加三思特賜反汗以光聖德以幸國事焉且臣父方以責失董率誠未格回蒼黃退去至於胥命公私惶惶已不可言而適於此際召對有命父方泥首金吾子反抗顏文陛實非臣義之所敢出徊徨閣外趨參末由旣不得挾冊登筵則又不可持被在直茲敢略控短章徑

出禁門臣罪至此尤無所逃伏願聖慈俯賜鑑察亟治臣擅離之罪以警員僚以安賤分不勝幸甚
玉堂請召還前贊善宋明欽劄

伏以賢士之進退用捨有關於世道之污隆自古以然今我聖上一念典學竭誠求賢弓旌之招先及於前贊善宋明欽施以殊禮加以特恩其所招徠靡不庸極何幸明欽感激恩數幡然造朝此誠昭代之美事也同朝喜甚臣等亦與有榮焉卽伏聞明欽入城屬耳遠尋鄉路臣等相顧嗟惜愕然失圖嗚呼明欽讀書林下杜門求志繼賢祖之遺風負士

林之重望逢此嘉會展其所蘊豈非明欽宿昔之願
哉况今 殿下益勵 聖志日開 講筵左右啓沃
至誠贊治者莫斯人若也亦我 東宮睿質夙成溫
文日就出入 書筵輔翼董陶莫此時急也以之正
俗習而敦世教拯民瘼而振國綱作為一世之矜式
者何莫非朝野之所期望而數次登 筵浩然長往
臣等死罪竊以為 聖上禮遇之誠猶有所一分未
盡而然也噫握手 前席諄諄勉留禮貌非不至矣
辭旨非不勤矣與其縻之 隆渥徒事維繫曷若
咨訪治要虛心開納不待挽止自無欲歸之心乎以

殿下緇衣之好若或少懈於一言之不概則儒賢初
服之尋安知不由於一言之不合也既使之來而不
能使之留則臣等竊恐 殿下前後 恩禮終不免
虛文之歸而亦無以慰一國之望也顧今禮羅四張
側席以待而既致之儒賢尚不得留則彼巖穴自守
之士何望其于予而至乎是明欽一去而四方之賢
皆去也此尤臣等之所惜也臣等又伏見昨下 別
諭以既發之途雖難復回為 教而昔先正臣宋時
烈之歸到果川也惟我 顯廟特加 恩召致使先
正旋即還入此豈非今日之所可法者乎伏願 殿

下益篤誠禮更加 敦召俾回道思復致朝端以光
聖德以幸國事不勝願祝

冬雷後玉堂陳戒劄

伏以昨日之夕雷又動矣陰剝之象未盡陽復之期
尚遠而飄風驟雨繼之以轟燁臣等未敢知 聖明
之世有何時政之闕失而致此頻煩之災也洪惟我
殿下以天縱之聖有乾健之德四紀臨御一念圖理
賓對 講筵勤勤孜孜宐其天心克享一災不現而
冬雷之異式月斯生至四至五嗚呼安得無所以而
然哉前後災異之來 聖心輒加警動減膳避殿靡

不用極雖以近日事言之痛惡三風之弊既勤 綸
音之播告溪軫都民之害至有官府之變通凡在瞻
聆孰不欽仰而此是一時之矯革終非久遠之訂謨
以 殿下之明聖何不就大於此者思所以揀之乎
噫國家之爲國家者人才也言路也生民也紀綱也
殿下未嘗不登進人才而草野有遺逸之歎 殿下
未嘗不恢張言路而公車無讜直之風以生民言則
非不盡懷保之策而部屋之愁怨日聞以紀綱言則
非不盡振刷之方而百度之叢脞愈甚凡此數者何
莫非召災之端而苟求其轉移之策亦不出於 殿

下之一心倘 殿下反省而求之則必有所惕狀覺
悟者矣惟願 殿下勿以治化之已成而自足勿以
乾道之玄遠而少忽政令施措之間幽獨得肆之際
惟以一誠字對越則何患夫仁天之不豫而災沴之
不祛乎先儒有言曰聖人血氣有時而衰志氣無時
而衰 殿下寶齡雖高晚政益勵此誠千一之會也
殿下苟不於此時大振作大奮發而只欲以 絲綸
之飭事爲之末爲目下消弭之計則終不免爲架漏
牽補而止此豈 大聖人應天以誠之道哉臣等職
在 經幄憂不自己略將陳腐之言以替芹曝之獻

惟 聖明少垂察焉取進止

荐雷後玉堂陳戒劄

伏以青臺之報又何爲而至也冬令不行時氣失常
宜寒而暖宜雪而雨此已可憂而荐雷之警式日斯
生臣等相顧愕眙誠不識其何故以 殿下對越之
誠惕然而恐懼者尤當如何向於是災之作也 殿
下既減膳而責 聖躬又宣 綍而飭羣工寅畏修
省之道靡所不用其極庶幾聽卑之天有足孚格而
乃反屢警不已殆若耳提而面命臣等死罪抑未知
殿下只勤於事爲之末而或遺其大體歟徒煩於

絲綸之間而未得其要道歟 聖智獨運則下情壅
昌言或疎則聰明閉 辭教之失其平則欠中和之
工動作之不以時則乖節宣之方而至若賞罰之不
章綱紀之不振民生之日悴財用之日竭皆莫非
聖朝之闕事則今日召災之端未必不由於此顧其
轉移之機豈不在 殿下之一心乎日前務實之
教知艱之 批有以仰 大聖人遇災側修之至意
也倘 殿下一念之微一事之細苟能以是心做去
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毋或間斷克享天心
則其所以知艱者乃所以為真知也其所以務實者

乃所以為實行也夫如是則天怒可弭也和氣可導
也此皆 殿下之所嘗體認者亦豈待臣等之言而
憂愛之忱有不能自己乃敢以真知實行為 殿下
陳之惟 聖明益加畱神焉取進止

辨副提學疏

伏以今茲 新命奚為而及於臣哉臣惴然以驚怵
然以懼誠不知措躬之所也夫 經幄論思之官何
莫非 清朝之萃貫而至於見職衰然為一官之長
地望之峻視他尤別從古處是任者或以學術而進
或以文藝而進要之極當世之選責休明之治則其

遜簡之難果何如也若臣空疎瀟劣無足備數於
顧問之列而唱第卽日復奉館銜自檢討至侍講首
尾五載而一味尸素無少自效左右輔導尙矣無論
尋常句讀亦且蔑如每一登筵醜拙百出至今追
思愧汗浹背惟我 聖明視臣如子曲加掩覆過賜
拂拭緋玉未幾旋叨是 除噫嘻是曷故焉假使臣
真有可堪之實猶不宐若是太驟乃反拔之於物情
之外超之於先進之右下而銓部之遽擬 上而恩
點之誤加有若非臣莫可是豈臣夢想所到者哉且
念臣家厚蒙我 殿下天地之恩門闈隆顯爲世稱

指而臣又寅緣幸會濫躋下大夫之列光耀所被以
至今日之忝叨而極矣天道惡盈人理忌滿過福生
災必狀之勢臣若不思退遜徒懷榮寵視若倘來厭
狀冒進則顛沛之至不待知者而灼狀明甚矣臣自
承此 命夙夜兢兢循牆之懼濫竽之耻交切于中
殆未自定臣之此心神實鑑之屢自縮伏恭俟駁正
而尚此寂狀一倍悚悶茲不得不略暴肝膈仰瀆
宸嚴伏乞 聖慈念名器之至重諒微懇之非飾將
臣新授館職卽鐫削俾官方無濫私分獲安不勝
千萬幸甚臣無任云云

辭禮曹參議仍辨前吏參徐命膺論通清疏
伏以臣向叨銓任參注不審自速 譴罷縮伏訟愆
不意 聖度天大 恩敘遽降繼有春官 除旨臣
固當感激 殊私竭蹶趨肅而第於前吏曹參判徐
命膺之疏終有所難安者蓋銓家通清之規長銓主
之而亞銓若三銓一或未參則無論其情病如何參
政政官輒以簡通問之不參政政官欲為與聞而拆
見書謹悉通焉不欲與聞而不拆見還送亦通焉若
有參差之見則或拆見不書謹悉又或別為作書以
示可否朕後始為停通此乃流來古例也昨年科第

中有地望可通臺閣者其數夥然而適因當年內勿
通之 傳教俱未敢舉論矣歲籥既更不可不新通
多臺作闕不可不并擬故伊日長僚臨政而簡通於
亞堂臣亦隨例聯名矣宰臣謂以引入不拆還送故
臣等果為循例而出望焉政格本自如此事實不過
如斯夫孰料宰臣遽生別見欲創新規至有陳疏之
舉乎若使宰臣初果有心上涇渭則何不於簡通回
送之時明示己意乃於過政之後公然起鬧噫宰臣
之所以操持臣等者雖欲歸於政例之不遵而臣等
之舉而通之者自是所常行之例宰臣之執以言之

者乃是所未聞之例苟可以所未聞之例欲沮其所
常行之例則無怪乎已通諸人之竝請勿施也臣竊
爲宰臣惜之今則月已易矣事已宿矣固不必縷縷
追提而臣是宰臣所指兩僚中一人也今若一切泯
默而止則謂之無卞則有之無或近於糊塗之甚者
乎情地既甚危蹙新 除亦難冒膺茲敢略入文字
仰瀆 崇嚴之聽伏乞 聖明俯垂諒察仍 命削
臣職名以爲爲銓官債誤者之戒不勝幸甚

辭大司成疏

伏以臣待罪近密不善周旋致勤 嚴教罰止解任

以惶以感縮伏訟愆千萬匪意伏奉 除旨以臣爲
成均館大司成者臣承 命悸恐誠不知措躬之所
夫太學卽四方首善之地也恭惟我 朝右文爲治
設師儒之長畀教習之責此實古昔三代之遺制而
掌通古今如漢之五經博士會講生徒若唐之國子
先生其爲任不輕而重故歷數前後必以學識文章
爲當世所推者擇而授焉使之培養士氣作成人材
蔚然有可觀其不可人人而冒玷也明矣目今風氣
日渝習尚日汚育英之道造士之方漸不如古而所
存者只是課試一事此亦歲降而月異較諸十數年

前已不啻落下幾層則雖使前輩宿望處之當是時
行是職尚難望激勵縫掖挽回已頹之俗若臣後生
新進百無一能實地經術固無論已公車文字猶且
蔑如而僥倖一第猥出世路徒藉門地厚被 殊私
緋玉三載世所稱華膺清官次第兜攬至於見職而
殆無餘矣噫臯比之席師道之存也非臣望輕所可
竊據也考課之地重責之歸也非臣鑑蔑所可濫叨
也臣雖沒廉其豈忍貪戀 榮寵厭然冒膺上以貽
累於 聖簡下以取笑於多士也哉自量已審公議
可畏此臣所以徬徨恐蹙不敢爲進身之計者也茲

隨 天牌祇詣 禁局之外敢暴至懇仰瀆 絳纒
之下伏乞 聖慈念名器之至重察臣言之非飾將
臣新授之職亟 賜鑄免使官方無濫私分獲安不
勝幸甚

請罷湖南隊船兼附私懇疏

伏以三陽回泰百祿鼎臻 寶籌彌邵邦運益隆此
實往牒所罕有之慶凡在含生之類孰不懼怵而蹈
舞仍伏念臣庸陋瀟劣百無肖似不足備數於任使
之末而厚被拂拭之 聖恩猥膺方岳之重任承流
宣化是臣之職而臣不能焉革弊蘇殘亦臣之責而

臣不能焉經歲尸素無一善狀每自循省只切愧惶
狀而既在其官又有民事之可言者而徒畏 嚴威
含默不言則非所以報 聖上委寄之盛意臣請冒
昧而陳之臣於昨年夏辭 陛之時臣父謂臣曰湖
南漕船作隊之法有甲乙可否之論前使狀 聞請
罷蓋此事其時惠堂爲其轉運之便利曾有設施之
議論故吾於 筵中爲之數次轉 稟而汝今南下
其爲弊果如前使狀 聞則汝雖請罷少無所拘臣
到營以後消詳其便否巡審之路採按其物議沿民
曰難支守令曰可罷衆口同狀羣情益苦臣既知其

弊之至於此則非不欲更請亟罷而前道臣元仁孫
狀啓覆奏之前徑先瀆擾亦有所不敢迄此泯伏以
待 處分之下矣卽伏承備局回啓關辭因令依昨
年例運納明知其一向強行之爲難然後令該廳稟
處臣爲民顛望之餘已不勝愕然失圖而強行之爲
難已著於既往則如知其不可斯速已之何待來年
云者政謂此也臣若強而奉行則是南民一年之弊
臣實貽之豈忍爲此哉蓋本道沿海三十三邑捧稅
大同於各其邑海倉勿論地土京江之船隨其水路
之遠近計給船價雜費使之裝載運去而官房軍門

之所納亦爲添載以送此是流來舊例近歲以來羣議多端或謂之各邑雇載糜費甚煩或謂之船人偷竊故敗難禁於是乎作隊之法出焉當初變通非不審矣而行之一二年其害反有甚者田稅浮費條除其小小名色元定船價及雜費一斗四升外加定一斗所謂小小名色初不滿六七升則今者一斗之加定名雖減之實則增之前道臣在營時以加定一斗者七升屬之浮費三升屬之斛上使各邑上送則戶曹稱以斛上條在於一斗之外加徵於各該監色互相爭持尚未歸一事體苟簡莫此爲甚至於大同初

無雜費而並以一斗同時磨鍊初出新規定或捧納有若元稅者然揆之裏面尤極不當且捧稅斛子以羣山倉漕斛通融較正視諸輸斛加入爲十五升則兩稅浮費之比前加納殆近三千石三千石穀物在船人既是空得之物則官房軍門之納渠自擔當事理較然而以其船價雜費有無多少不一故黽勉載去恣意偷出及到京江棄而不顧獨使監色替當領納故到處濫捧多般侵責一石所縮不知爲幾斗而畢竟所逋欠米幾四千石錢幾數千兩合兩稅新費及斛上條而計之則其數將不下萬石惟彼監色迫

於威督艱得甲債僅為彌縫歸其本土鬻田賣屋舉
皆流離莫奠厥居噫南民亦一國家之赤子公然大
其斛子加其升斗以歸船人之囊橐而船人猶以為
不足從前渠輩之所領納於官房軍門者謂無所利
移之於一二監邑其流之弊每每終歸於小民思之
及此寧不哀痛且船運之利不利惟在於風勢之順
不順若使稅船載不晚時亦占順風則雖非作隊自
當不敗再昨年累萬穀之無弊轉輸不過由於早發
風順之致以此而若謂之作隊之效昨年全州羅州
順天靈巖四邑稅船五千石之臭載獨非作隊船之

所載乎然則稅船之利涉與否不係於作隊之有無
也亦明矣在前京江船人猶恐稅穀之不載爭先來
待及時裝發矣一自作隊之後船人恃其惠廳之帖
文以為非吾船莫可或先運於湖西之邑或行商於
畿湖之間緩緩下來惟意進退莫重上納每致愆期
再昨年臨陂縣之七月裝載即其明證之一端也至
若故敗雖非常有之事苟有犯之者一以法從事斷
不饒貸則種種奸弊庶可懲息而當律未施旋即放
釋已是失刑之大者又從以增其雜費啗以重利充
盡豁豁之欲要免臭載之患 國家漕運之政關係

如何而反爲船人輩所操縱壞損紀綱無復餘地事
之寒心此已極矣大抵漕船作隊之意一則欲杜其
糜費之弊而糜財若此一則欲防其故敗之患而敗
船又若此於斯二者隊船之有害無益灼然可見而
南民之受弊愈往愈甚此真以水濟水而水益甚焉
以火救火而火益烈焉烏在其一分矯揉之意也或
者云歲色已翻京船始來今春之內有難回旋臣謂
稅穀裝發既在三月則趁今革罷優可及矣或者又
云添載上納勿委監色使船人領納則隊船雖不罷
似無所妨臣謂加定一斗及斛上條終若不減民間

加納固自如也假使隊船之弊獨在於去年而不在
於今年獨在於今年而不在於明年則姑觀今年徐
議存削容或爲說至於此法一年不罷有一年之弊
二年不罷有二年之弊不罷之前其弊益滋關辭中
強行之爲難不待今年而知之其若徒拘於銷刻之
嫌因循遷就無所通變日後之憂將至於莫可奈何
之境臣實懼之嗚呼湖南之民偏蒙我 聖上深仁
厚澤不至轉壑各自安堵語及壬癸之事往往有感
激涕泣者而目前作隊之法最爲難支之弊一路民
情舉皆嗷嗷今譬之於人大病之餘賴父母吮濡得

以回甦而元氣未復外邪易侵雖慎其興居補以梁肉猶恐有餘憂或試峻劑其害立現則將繼之乎抑已之乎今日此弊不幸類是臣非敢爲過情之言自歸恐動之科實狀則然竭論至此以 殿下懷保之盛意儻或念及於斯則必有所惻然而悶者矣伏願殿下將臣此疏俯詢廟堂本道稅大同漕運依前舉行以爲南民終始之惠焉抑臣又有私情之懇迫者臣父衰年居憂哀疚度日臣之情理難以遠遊故本職除拜之初必欲力辭而乃已臣父以爲吾年旣非篤老汝身旣許朝廷汝以吾之故而控疏乞解非但

不安於吾心且完營新經火災百事草創人或厭避此時不赴亦有違於不擇燥濕之義責勉之言不啻縷縷 特教催促又復嚴截臣到此地頭逃遁末由抑情承膺因以南來而耿耿一念每在臣父若聞疾恙之報煎熬倍甚間有書尺之阻紆鬱亦多此是常情之所不免而苟或牽於私戀忽於公務則其爲罪亦大矣故夙宵殫竭欲報涓埃之萬一觸處生疎徒見瘡痍之百出在官無裨益之効在身有睽違之歎與其久蹲而債於 國事無寧早歸而安於賤心宜卽控辭期於得遞而蒞任屬耳遠爾煩瀆在臣義分

猥越是懼一日二日迄至于今今則月已屢矣歲已改矣惟此時可以言私而臣若徒貪擁燾之官榮莫念枕苦之老父因仍盤礴不思歸省則是豈人子之情也哉伏惟 聖上以孝為治凡臣僚之為親陳懇者靡不使之曲遂如臣情事亦宜見諒於 慈覆之天茲敢悉暴衷曲仰瀆 宸嚴伏乞 聖明特察由中之言亟 垂體下之恩將臣職名速 賜遞改歸見臣父俾伸至情不勝千萬幸甚

陳情乞遞湖藩疏

伏以 仙寢祗謁 誠孝克伸 和變穩旋 聖體

益康中外慶忭曷有其極竊伏惟我 殿下淡軫隊船之弊 渙發絲綸特令革罷從此南民愁苦者可以歡欣顛連者可以奠安 大聖人至仁盛渥已不勝攢頌欽仰而况臣忝在承流之職任宣布 如傷之德意亦豈不榮且幸哉仍念臣之私情有萬分難強者向來疏末實陳無遺自謂由中之懇必蒙 體下之仁矯首北望 俞音是企及奉 批旨乃以情理豈不若此為 教日月之明無微不至臣之情理亦在 俯燭之中忱誠倍激感極以泣而至於抑情察任之 諭臣未知 慈覆之天或認以臣之控辭

出於例飾臣之私情猶可自抑而然歟此無非臣誠
淺辭訥不能回惑 宸聽之致俯仰慚歎若無所歸
臣非不欲趁卽夏顛而煩瀆是懼非不欲姑徐以埃
而衷情益急反覆商量趨趨逡巡其間時日又過數
朔歸省之心按住末由必遞之願忍耐不得茲又疾
聲而呼號是豈可已而不已者耶方岳重任臣旣自
知其不稱而且當臣父纍然持纜之日尤非臣身遠
爾離側之時故臣則以情理而必欲力辭臣父以分
義而申加誨飭臣於是有不敢自由而繼又 促教
屢下逃遁無路黽勉以來踳滯至今如許事狀前旣

仰暴固不必每每疊陳而若其方寸之切急有未可
須臾而忘之噫臣之離親亦已久矣自秋而冬自冬
而春春已盡而夏又屆以月則十有餘朔以年則行
將一暮而道途亦且曩遠僂信隨以稀闊下來之初
已料睽違之難堪而經歷之後益覺懷想之愈切心
似懸旋腸如轉輪多少情悃雖未敢一一覩縷因仍
職次終有所種種悶鬱古之人有親而不遠遊者在
平時尚然况臣今日之情事乎知臣者謂臣拘於事
勢而憐之不知臣者謂臣牽於利祿而病之知臣與
不知臣固不足言而臣之苦懇日甚一日假使臣畱

而不去可以少補於職事尚且求遽之不暇今臣虛帶藩任一味尸素生民濟活非所可擬簿牒酬應亦患不給只見無益於公事徒致有虧於私義臣知其如此而猶復悠泛度日不卽歸覲則其於子道當復如何此臣所以一籲再籲不避煩複之誅者也臣嘗讀小雅四牡之篇至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未嘗不三復興感蓋古昔聖王之於其臣曲體爲子之心深軫念親之私必爲之揆其情而詠歎焉上下之間情志之流通藹然可見若臣亦 殿下孝理中一物耳靡盬之義於臣無所髮鬚而一段念親之誠比昔人無

異同以 殿下仁聖之德想不待臣言之畢必有以悶憐而矜許之也且臣稟賦甚虛風濕爲祟加以南方水土視北絕異始臣來此適值潦暑蒸炎所傷便成痼疾雖在秋冬之間呻痛居多今當春夏之交症形倍甚手足麻痺渾身有不仁之漸肺胃壅滯元氣有難收之慮若不趁時歸治以至輾轉添劇則非但曠省之爲悶亦將貽憂於老父臣於此尤豈不至悶而至迫也哉此係臣父子間私懷則乃敢煩陳於絀續之下者極知其萬萬惶悚而 君臣亦猶父子也凡有疾痛輒皆仰訴如臣情病不容仍默茲入文

字復瀆 崇聽伏願 聖慈俯賜照察將臣藩職劃
卽通改俾得歸見老父獲伸至情仍令安意調治以
尋生路不勝千萬幸甚臣無任瞻 天望雲屏營祈
祝之至

辭戶曹叅判疏

伏以臣性懦而不適於世才魯而不逮於人文質無
當鑿衲多礙投閒置散卽所甘心歷清駁要罔非踰
涯居常憂愧如集于木千萬不意伏承秋官佐貳之
擢曾未數日又奉地部移授之 命恩數更越 除
旨聯翩臣於是愴怛震慄莫省攸措夫官爵者乃所

以獎有功而拔有能也一或無功而獎無能而拔則
上失頌笑之愛下招僥倖之譏其所難慎在庶僚猶
然况二品之職以資則卿列也以器則命德也苟非
望實俱隆幹猷素著者則莫可擬議而今乃以如臣
空空蔑蔑一新進粹然晉擢於久次林立之時其爲
聖簡之貽累四方之傳笑當如何哉噫人臣之受恩
於君上者從古何限未有若臣家之偏且厚而臣又
夤緣倖會過蒙 拂拭前後超遷皆出 特旨臣是
何人叨此通朝所罕被之 異渥也鷄鶩之饗以鐘
鼓非不爲美狙猴之被以衣冠非不爲華然而躑躅

而號呼不能須臾自安者蓋其中有所大難堪故也
如使臣才可以勝任識可以了事則躬逢 聖明跡
致華顯豈不爲臣子之至榮極幸而臣之本末自知
甚明無似之狀不稱之實雖欲強之而不可得則其
悶鬱而迫阨者殆有甚於鷄狃之鐘與冠矣豈不難
矣乎哉臣雖愚駭粗聞古訓盛滿造物之所忌榮寵
人情之所惡而臣之兄弟叔侄後先聯武爲世所指
久矣臣欲息影名塗以避冥災而際 慶福無疆之
會未忍便訣於 主恩臣欲投身靜界以守拙規而
處夷險不擇之地未暇自恤於私計俯仰戀係跋踏

低徊有 除輒膺迹與心違每一循省徒積尤悔而
至於今日 新命尤非夢想所到臣若視以倘來晏
然承當則畢竟無益於 國家只自招損於臣身而
已臣豈忍爲此哉荐違 召命罪戾山積連值 清
齋呼籲路阻今始略入文字仰瀆 崇嚴之聽伏乞
天地父母俯察肝膈之懇母 靳鞶帶之梏將臣新
授職秩亟 賜鑄改以重官方以安賤分不勝千萬
幸甚

辭吏曹參判疏

伏以天曹佐貳自知不稱方擬陳章控辭期於必適

適值事會勿急冒沒肅 命顧其心雖出於嚴畏分
義執其迹自歸於放倒廉隅其何可諉以已出不思
自處乎噫世道之責專在銓曹亞堂視長席雖有間
隨參而有可否莫不與聞獨赴而無緊漫亦皆差擬
其爲任之重從古已然而况今俗習日痼私意日熾
不齊之人心無以齊矣難平之物情無以平矣以臣
鈍滯當此要任其雖欲少殫綿薄之力以效絲毫之
補奈債 國事何奈累 聖簡何此猶屬銓家去就
之例語而若臣尤有所可言者以才則無足比數以
識則最出人下而 湔拂出常超遷踰涯駁歷內外

致位宰列頂踵毛髮皆 殿下賜涓埃圖報湯火不
辭則筋力奔走卽臣之分有 除輒膺未敢言私而
只緣 國恩隆重私門盛滿不知之中物理難圓無
形之間冥灾易乘臣用是憂慄隨處畏約自甘散班
苟免大戾以爲一分知足之戒而至於進退人物非
臣所敢擬議區區此心雖以 日月之明猶有所未
燭又辱 誤恩乃至於此古人所謂羨官要職安坐
而必致者不幸近之臣若憑恃 寵靈弁髦素心揚
揚仍冒若固有之則是自欺而欺天此臣之所以俯
仰踧踖不敢爲進身之計者也昨因開政 天牌儼

臨而未由祇承自犯違連今當設場試役有命而
拘於本職又未趨參惶悶之極無地自容茲不得不
略暴血懇仰瀆 崇聽伏乞 聖慈俯垂矜察將臣
見職亟 賜鑄削以重銓任以安私分不勝千萬幸
甚

辭右尹仍辨韓鋤凶誣疏

伏以臣家之所遭罹尚何言哉自他人聞之猶且骨
顛而心慄况臣崩迫之情號天而無因鑽地而未由
則只恨不手自剗腹以明此罔極之冤也噫彼疏槩
極其凶悖有非人子所堪聞而原本因 特教付丙

雖未之見以得於傳播者言之構捏臣父無所不至
直駢之於不忍言之目而並舉臣叔與臣必欲屠滅
而後己人臣之被讎從古何限而未有若臣家之所
遭罹者又尚何言哉嗚呼臣父受知 殿下前古罕
比致位三事亦已十年 前拂而陶甄我 殿下恩
也 眷注而倚任我 殿下恩也由是而臣父只知
殿下之恩不恤一己之私所期者盡瘁所勉者奉公
而居寵已久任怨亦多為世所嫉愈往愈甚又從以
叔姪弟兄相繼登朝如臣庸鹵百不猶人而夤緣倖
會猥玷清要門戶太盛若器易溢臣雖愚暗粗知盈

虛滿損之理一室相對晨夕憂懍集木之戒無語不
及臨淵之懼無處不切而臣父低徊 國恩不敢決
退臣亦因循隨後未早斂跡坑坎之來非不熟料而
猶未知其的在何時網羅之設非不先揣而亦未知
其備自何人苟度目前殆若狃安果然駭機熒發危
言狼藉彼若以爲臣家之榮寵太過則臣固甘心而
受之至於不忍言之目卽萬古所無之悖詎此豈非
臣父之至冤極痛也哉以彼媒禍之心旣欲湛宗而
不厭則何言不可爲而若其關於朝廷者事無輕重
大小皆是 聖鑑之所俯燭渠亦自知其無路構陷

乃敢剽出無倫之說勒成叵測之案要爲此白地成
害之計噫嘻痛矣誰與之謀孰使之狀恍惚譎詭莫
知端倪其亦駭且怖矣方是時臣父求死而不得則
臣腸如焚臣父血泣而自訟則臣膽欲墜只自焦迫
而已崩隕而已環顧一世幾皆幸人不幸擠并而下
石苟使臣家氣力足以防患聲勢足以弛機則初豈
有一怪鬼躑躅之變終何無一搢紳爲白其虛罔之
狀乎於此臣家之孤危無援可知而所仰恃者惟
聖明在上耳何幸我 聖上矜愍臣父指示生路累
勤 溫音特命休致倘非 殿下至仁至慈之德臣

父實無以獲保於今日臣父之攢手感祝固已萬萬而臣心之隕首欲報尤當如何噫臣身之汚辱固不足道只緣臣識蔑而行已無狀官驟而處世昧方不聞不知之中睚眦並注無形無跡之地脣舌交反以致衆猜羣忌日加而月增畢竟難洗之誣偏及於臣父一則臣罪二則臣罪爲子而不孝者孰有大於臣哉臣慚痛積中汗淚交下惟願卽地溘狀而 上天庇覆之恩又推於臣不惟不加之罪至 教以亦何殘忍仍 垂曲諒卽解本職且於其後連下 別諭於臣父 辭旨懇惻昭晰備至 洞諭之意荐及臣

身臣非木石寧不知感 殿下之哀憐臣家包容臣家者雖至此極而顧臣危懼之衷猶復自如滓穢之蹤難以更濯天地雖大而采增跼蹐日月雖昭而未敢呼籲爲今之道惟當永謝世路優養老父以贖臣愆以沒臣齒自靖之義雖有誓於寸心圖酬之計已無望於此生撫躬悼歎情亦慙矣業欲一入文字仰暴肝膈而罪釁甚重煩瀆爲懼咨且囁嚅迄及半載乃者 聖念記有恩教特降致有此京兆 新命苟全視息已是 曲庇復叨 除旨尤非始望臣於是仰荷不棄之 德意只瀉無從之感涕而自念身名

已僂息補是勉則官職去就非所可論茲敢收拾驚
魂仰首哀鳴伏乞 聖慈察臣跡之危艱矜臣懇之
悲苦將臣姓名亟刊朝籍仍令選部勿復檢擬俾遂
退伏之願以卒 生成之澤千萬幸甚臣無任涕泣
祈祝之至

辭都承旨兼陳情疏 未徹

伏以臣父之前後遭罹萬萬因極臣驚膽益掉懣魂
益飛晝則向天而推胸夜輒面壁而揮涕忽忽之
惟願速死而無知幸賴 日月之明洞察臣父之心
蕩滌甄叙次第連下 別諭筵教開釋備至未乃許

之以爲國勉之以畱京其所 憫憐而庇覆者若是
其鄭重歷數前古受君父肉骨之恩者豈有如臣父
也哉臣父泣謂臣等曰吾於 聖明之時累蒙再生
之德不但性命之得全何幸衷情之見暴雖卽地填
壑更無所恨在臣等感激銘鏤之悃生隕死結猶不
足以仰報萬一闔門百口只自攢手瞻天以祝我
聖上太平萬歲也噫 殿下之全保臣父一至此極
臣家之感戴 殿下百倍他人則臣於 仁覆之下
何敢爲一毫齟齬而第其門戶已污情地切悲從今
以往惟思息影滅跡與世相絕以爲自靖之道而已

迺者喉院新銜遽出千萬不意臣手捧 恩詔且驚
且感殆不省攸措也顧此覺累之賤自分廢枳職名
之來夢想已斷而及至今日致此存錄之 眷者非
有他耳 大聖人滌瑕之道既全其父不欲棄其子
而然也臣固當顛倒祇肅以伸叩謝之忱而中心慚
痛終有所不自已者臣本百無一能徒荷 聖寵清
要遍歷殃咎自招當初臣父之所被讎未必不由於
臣苟使臣謹守拙分不涉世路則凶言悖誣或不至
如彼其慘臣罪於此自知其無所逃矣今蒙我 殿
下至慈之德臣家得以復覩 天日而畏約憂懼愈

往愈切臣之目下息補之圖雖不敢決意長往終不
容更厠周行每以此自語于口自矢于心講之已審
守之欲堅區區微諒神明可質其若諉以往事不念
素戒抗顏冒膺僂同無故則非但舉世之唾臣臣亦
自愧於臣心臣豈忍爲此哉第念臣之無似曾忝大
夫後矣逃違 天陞倏已四載犬馬之戀何時敢弛
而此生斷置更覲無路撫躬自悼有隕如瀉茲敢悉
暴肝膈仰瀆 崇巖伏乞 聖慈察臣之懇憐臣之
情先將臣職亟 賜鑄削仍 命銓部更勿檢擬使
臣得以永謝斯世追贖前愆優養老父歌咏 聖澤

不勝大願

安窩遺稿卷之四

